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壬寅盡七月二十一

日壬辰

六月一日壬寅朔宰執服孝內殿奏事畢赴宮門裏東廊上進名奉慰訖次拜第三次聽政表批答允詔

二日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憂戚之情詔告天下詔曰
朕惟孝慈淵聖皇帝恭儉孝友根于天性毓德奉宮天
下屬心遭時多難粵受內禪臨御未幾播遷異域寢食
安否夐隔不聞者三十餘年矣朕承丕緒申講和好幾
以奉迎龍御歸燕便朝乃使命之來遽承凶訃痛悼之
劇攀號莫從嗚呼恩莫隆于兄弟義莫篤于君臣朕之
大欲盖在乎此天不我與其又何尤痛自克責以俟上
帝之悔禍而已諒為四方同朕憂戚詔書到日應見禁

罪人除犯謀殺鬪殺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強盜偽造
符印官典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枉法監主自盜贓
及雜犯死罪並依法內鬪殺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
里外牢賊斷訖錄案聞奏其餘死罪情理輕奏取旨揮
流罪降從杖杖罪以上放咨爾四方咸體至意 賦盟
記曰是詔之下也軍民但知孝慈淵聖皇帝升遐之報
而未知金人有敗盟之語至初七日馬軍太尉戍閔內
殿朝辭錫齋金器劍甲往荆襄出戍初十日御史中丞

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諭使傳播日聞人情洶洶云

四月乙巳金主亮敗盟遣諸軍率兵分道入邊逆亮敗
盟興兵決策南馳其母諫遂殺母誠遣諸軍分道入邊
一軍遵海以趨兩淮一軍出宿亳以蹂淮泗一軍厯唐
鄧以瞰荊襄一軍據秦鳳以伺梁蜀朝廷命諸將分屯
去處謹守邊備吳璘駐成都州姚仲駐漢州梁王彥駐
安康州吳拱駐襄陽州李道駐江陵州田師中駐武昌
州樞密方駐潯陽州李顯忠駐池陽州王權駐建康州劉

琦駐京口潤李保守海道江陰軍

七日戊申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內殿朝辭往荆
襄出戍朝廷知金人必敗盟也謂江漢雖素有備然荆
襄國之上游邊面空濶乃遣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公屯駐鄂州是日
朝辭賜賚金器劍甲閔發自臨安諸將皆行

十日辛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諭使朝廷
召命成閔將兵備荆襄遂命御史中丞汪澈為湖北京

西宣諭使兼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以宣諭使行詔
曰朕為湖北京西壞地延澈分屯禁旅控扼邊陲故特
遣耳目之臣往蒞爪牙之任撫勞將士體訪事宜凡其
所臨如朕親幸陞辭上命之曰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
悉以上聞

十六日丁巳詔除劉琦等太尉鎮江府都統劉琦淮南
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
討使建康府都總制王權副之池州都總制李顯忠江

州都統戚方犄角策應馬軍太尉成閔兼荆襄制置使
郢州都統田師中副之荊南都統制李道義陽都統制
吳拱犄角策應

二十一日壬戌送伴人使起居郎呂廣問知閣門事宋
鈞回闕 呂廣問回內引奏陳送人使到盱眙軍有金
人金牌郎君到來勅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聖旨云六
月二十三日來南京

二十三日甲子議淵聖皇帝廟號都堂宰執集侍從兩

省臺諫檢正校詳卿監郎官監察御史以上依雜壓就
坐議孝慈淵聖皇帝謚號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
宗尊賢貴義曰恭道德博厚曰文此信從理曰順勤恤
民隱曰德克已復禮曰仁慈惠愛親曰孝欽事節用曰
欽

二十四日乙丑放仙韶院女樂二百餘人出上恭聞淵
聖訃音且知金人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來索仙韶院
女樂 周麟之罷同知樞密院事遺史曰朝廷既聞金

國主欲遷都于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
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祇欲
到洛陽觀化則不須屯兵于邊若果欲遷都于汴屯兵
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渝盟約也蓋
為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還燕京不屯兵
于境上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江簽書樞密周麟之
與聞其議知其事易言則無意外難合之請乃陰欲掠
奪其恩數而陽為慷慨之言遂見毅然後行初皇太后

上仙麟之嘗充告哀使使于金國金國主喜其辨利錫
賚加厚麟之以例辭金國主不許曰一時錫賚出自朕
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復賜麟之既麟之又
請行上大喜乃命麟之使于金國未行會間探者報金
國主親提兵將大舉風傳兵聲甚盛極可畏懼麟之大
恐不敢直辭其行乃見上但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
使無益也上大怒以麟之初請行復請止令其自折麟
之伏罪侍御史杜萃老引用唐太宗斬盧祖尚故事言

其罪麟之遂罷 欺盟記曰左司諫梁仲敏上言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奉使懇辭出疆之命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官可罷同知樞密院事為人臣避事者之戒

二十五日丙寅竦放臨安府內外罪人 許淮南州郡移治清野朝廷以金人邀索無禮慮生兵釁乃許淮南州郡措置移治清野

二十七日戊辰除徐嘉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丞肯充

金國稱賀使知閣門使張掄副之 遺史曰周麟之既罷
黜朝廷別議使欲使以劉岑行上召岑問之岑曰臣受
國家厚恩今臣年老矣惟不惜一死可以報國臣請至
金國有如議不合當以臣血濺金主之衣上愕然繇是
命徐嘉奉使以張掄副之

七月一日壬申御史中丞荆襄湖北路宣諭使汪澈朝
辭

五日丙子詔禁戢浮言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臨御三

十餘載夙寢晨興罔敢暇逸志勤道遠治不加進惟是
約已裕民之事雖食息不敢忘迺者放嬪御罷教坊省
閒局減冗員凡有益于國而無傷于民者惟患不知未
有知而不行者朕為誠意所加遠近不一應而令下之
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朕甚不取夫監司郡守所與朕
布大信于天下者也其各體朝廷并省節約之意明致
之民務在實德毋為虛文使百姓翕然於變底于雍熙
稱朕意焉

七日戊寅帶御器械劉炎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臣聞怨望朝廷輕議君上人臣之罪有不容誅苟有若臣詎可置而不問乎謹按帶御器械劉炎無行小人持心狡險汙辱之跡臣不欲猥形白簡惟是前月十七日忽來訪臣語言狂怪遂云元居實措置江淮盜賊乃炎所薦而炎今日亦受劄子同共措置使炎當時不就改換今已優閒來日當徃力辭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之令已多厯年其所受

官祿亦不薄矣豈今日尚興怨望而辭避職事乎陛下
邇者約已裕民減放宮嬪乃盛德第一事炎與臣言主
上不消放出宮人臣愕然問之乃云豈不漏泄禁中事
矣陛下燕閒之際清心寡欲耽翫經史縱放宮嬪于禁
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輕議陛下如此臣伏讀今月五
日詔書有云迺者放嬪御朕誠意所加而令下之始胥
動浮言幾惑衆聽臣謂炎居近習尚敢輕議而騰口于
外則所在浮言未必非炎倡之也臣誤蒙陛下擢用執

法殿中務在糾正官邪而炎乃無忌憚遽來見臣語言
直如是之狂怪臣若縱而不論有負陛下臣又恐此人
于百執事之間肆言無畏什百附和浮言惑衆尤不可
遏矣炎之罪大誠不容誅臣愚伏望陛下將炎重加竄
逐以為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于是送吏部
與在外合入差遣令臨安府押出門劉炎初為右通直
郎換閣門宣贊舍人主管內帑錢往來榷場買犀玉書
畫依託內侍之門以寵進身後帶御器械值王全高景

山來奉使上殿無禮上還禁中班猶未退炎奏訖免茶
酒遂傳旨宣諭班乃退使人亦就館當是時羣臣不能
措一辭而炎乃逡巡投機俾狂黷使人折服退去可謂
失之平生收功須臾矣而羣臣不思已之不敏乃嫉炎
之見機于是杜莘老論之

十一日壬午宰執百官赴國壇奏告欽宗謚號 徐嘉
張倫朝辭 知濠州劉光時以擅移治降兩官臣僚上
言知濠州劉光時昨自五月二十日北界有被逐將欲

渡淮者光時聞之倉皇失措不為守禦于二十七日遂驅闔城入橫劍山謂之移治止留軍兵防託本州光時亦便出城自為得策是時淮上諸郡傳聞人情恐懼動搖不安其北界人尋便歸元未嘗渡淮光時妄作如此若不加罪豈不虧弱國體乎又聞隣近有數十羣人入濠州界光時不詳審以為賊徒不稟朝廷擅行殺戮反奏功希賞是欺朝廷也臣愚望將光時降兩官具令在職以責後效如更不悛當重作行遣 劉澤知楊州主

管淮東安撫司公事 遺史曰泰興縣令尤袁以陽楚
頻易帥守作詩以諷之曰維揚五易帥山陽四易守我
來七八月月月常奔走帑藏憂煎熬官民困馳驟世態
競趨新人情蓋詣舊如其數移易是使政紛擾彼席不
得溫設施亦何有淮南重彫瘵十室空八九況復苦將
迎不忍更回首嘗聞古為治必假歲月久安得如奕碁
易置翻覆手

十三日甲申淵聖皇帝謚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

宗

十六日丁亥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成閔至郢州 遺史
曰成閔以馬軍司諸軍發臨安在道除湖北京西路制
置使是時邊事未動郢州軍中罔測其情或勸都統田
師中善為備者于是人情皆不安市井驚惶至有妄言
來取師中者或請師中以素隊迎接之為便師中從之
迎見閔于路次人情乃安閔屯于古將壇之所閔受郢
州左軍統制郝最黃金三百兩以最知襄陽府為京西

安撫自此人皆知閔為不足與成事矣

十九日庚寅責受周麟之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
住是時元顏亮因遣賀生辰使指求大臣欲面諭兩淮
事宜周麟之見任宰執被命稱賀使往而麟之自度此
去或問對之間難以答應况金人已露背約勢不可已
徒往祇取辱耳故辭難不行而言者攻之故罷同知樞
密院事再有是命

二十一日壬辰時盱眙軍申辰時承州安撫富察圖們

今富察久安也傳語盱眙軍北界遣中靖大夫翰林學士韓汝

嘉帶金牌到來欲與本朝國信使副宣諭公文當日已時使付徐嘉張掄遣通事指使并親事官同本軍虞候李保六人過淮前去傳與韓侍講乞令傳語所宣諭語言欲乞約中流相見繼而韓汝嘉已上船過淮到本軍岸下徐嘉欲就淮河岸口亭子相見韓汝嘉已到遂就燕館使副不曾望闕拜止是跪受宣諭云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數犯邊境自朕即位以來久已

寧息近淮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過此之以前保聚尤
甚衆至數十萬或仍與西夏通好鎮戍突厥奚契丹人
等力不能加曾至失利若不即行誅滅恐致滋蔓重念
祖宗山陵盡在中都西北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妥以
承平歲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
寇亂故雖宮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勢不容留已擬于十
月十一月間親臨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間却當還
此今有司奏聞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

近以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今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卿等到闕而歸徐遣所召官等定見遲留有妨北討之期故令卿便回即令肯定官位人等前來亦可以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定到闕實慮未詳上件事意或致疑訝故茲宣示想宜知悉是時徐嘉借資政殿大學士張掄借節度使未至盱眙而韓汝嘉已先在泗州伏匿不使人知覺以待我國信之來既至開報泗州方知而韓汝嘉即便過淮傳此宣諭

云 遺史曰徐嘉張掄為泛使去盱眙軍館中以待金人接伴使副到泗州即渡淮金人忽遣諫議大夫韓汝嘉走馬八匹徑渡淮直入館中嘉掄大驚皆朝服以待汝嘉走馬三節人皆出館門外闔其扉知盱眙軍周淙在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嘉掄與三節人皆列庭下大呼曰有赦遂宣言其大意謂皇帝以蒙子作過親提大兵五百萬恭行天討其宋國奉使未得渡淮候九月皇帝巡幸淮甸日引見言畢上庭分賓主坐嘉掄戰灼無詞

擒乃稍進步而問曰蒙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擒曰諫議遠來口言有赦本朝軍相何以為憑請書于紙容後聞奏汝嘉即索書紙筆而去嘉擒送禦段香茶皆不受以汝嘉所書聞奏知必用兵即召嘉擒等回未幾金人復報已差接伴使副請奉使渡淮朝廷不從而命沿江沿河嚴飭邊備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盡八月十三

日癸丑

元祐進士乙科元符黨人朝奉郎崔陟孫淮夫梁叟上
兩府劄子淮夫等本貫應天府昨緣交地之後省鄉墳

尋後隔絕自念家世仕宦久被國恩不忍自棄于異域
間關來歸本朝竊有管窺所見輒敢冒開庶幾一得之
慮少裨朝廷採擇之萬一淮夫等伏覩金人有可攻之
勢三有不可不攻之勢三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三策何
謂可攻之勢一曰上天悔禍二曰民心歸往三曰戰具
有備所謂上天悔禍者金人自頃以來所不可與敵者
正以時用事之將智勇有以過人故也自亮篡位前此
功臣誅鋤已盡向使此曹尚存本朝雖以百萬之兵苦

戰數十年豈能盡除之哉及先所掠京師寶貨法物今
皆送至京師此乃天意欲還中國也所謂民心歸往者
金主若不大興土木牛羊用人則中國遺民亦且安之
矣本朝雖欲恢復既其人心不搖亦何以求功所謂戰
具有備者本朝講和之後二十餘年得以生養訓練金
人所射弓不過五斗本朝戰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
鎧甲戈矛之類又皆堅利比見劉兩府之渡江人人賈
勇敢有死之志咸相謂言我輩父母親戚往往不為金所

掠則為所殺戮今正當報怨之時此可攻者三也何為不可不攻曰恐失天時也恐變民心也恐豪傑出于意外也所謂恐失天時者今日金主暴虐在彼為不幸而我之幸也軍民既離心矣我兵一動彼必內應尚乃遲疑不決萬一亮死則立新君或土木畢工稍革暴政民人息肩則難動也所謂恐變民心者彼中百姓所以延頸本朝兵至甚于時雨者科役誅求竭其膏血故也彼民見本朝不動或再講和議疑為棄我此後無復有

望謂如望海州東海縣徐元始因不堪其苦虐殺其縣令
稱兵願歸正本朝欲用本朝年號者一年有餘而本朝
不誘以來之及其死也又不旌褒以勸之其敗也海州
之民指以為患轉以為戒今滕楊軍沂州之間有來二
郎亦苦北軍侵擾聚衆為亂今則其徒雖散而其人尚
在蒙山無所歸亦深悔之若久而不問失民心必矣所
謂豪傑出于不意者今河北有任郎君李川輩雖號為
賊而不侵擾百姓客旅缺用者厚與之金但入城取官

物而已由是往往百姓安之萬一此徒一熾且假仁
義而行之民或歸心則為患不在金人之下矣此不可
不攻者三也何謂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三策兵法缺出
淮甸襄漢今日闢百里而復歸之不過一勝一負又似
昔日將帥各握重兵養患寇以自豐也若以正兵守淮
甸以示弱使游騎侵陝西以下關中下檄中原彼必以
精兵銳將盡赴關中之急也後以奇兵由濱州分二路
以趨燕晉斷其歸路明告其軍人有能以百人來歸及

民間不附金人自保山寨者各以次第旌賞將見彼來歸之人不暇及也當告諭渤海契丹之人令明知禍福若能相與共滅金人各為立君興復其宗社約以白溝為界不復相侵設二國不肯相聽則敵亦必疑此二國之人上下相潰則成內潰也況數年前彼丞相蕭裕已嘗結西元帥欲舉兵作亂欲立契丹之後祁王之子豫王之孫既而敗事今若約以各興其國必以豪傑為應于二策之中此為上策伏乞覽淮夫等今具在此聞見

事宜項下一金之初甚微本一英格貝勒有二三千人無城郭宮室之居無珠玉金帛貨財之積當時為大遼市海東青于海上道由其國使命往來不絕金人不堪其擾秉怒發兵當時止知殺敵不知畏死戰勝則財物子女玉帛盡均分之其所以每戰輒勝也今則久居南地識上下之分知有妻孥親戚之愛視去就死生甚重無復昔時輕銳果敢之氣故前日罷榷塲之後沿淮置巡鋪每兩月一替當其出軍其金人與親戚泣別自謂

極邊有往而不返之意其軍畏怯如此一自金主亮篡位之後前日良將大臣如西元帥達蘭三路都統將軍韓常蕭玉秉德國師烏凌阿衍參政魯國王宗盤金主親弟太傅兗州知州東平府總管海州知州都古嚕訥丞相蕭裕樞密院事張通古平章蕭玉皆稱雄傑勇果之士盡已殺戮當時北人莫不泣涕咨嗟言今後用兵無人可將即目南路特伯烈等地面契丹圖們額哩貢主軍其主管修造軍器及戰船即是前日歸附下人赤心軍

海古勒馬欽專主事見任左拾遺金人往日戰馬甚多自去年十月緣軍下馬耗盡括民間私馬所有京東山東關西盡起發逐路輕送往益都府牧養于六月初間又有天使起發赴以北州府外河北東路及燕山以北馬却發遣往天德去內府路牧養外自括馬之後大約馬耗八分即目南京路正軍皆闢馬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降下銀錠令軍人逐牌子差人往減州地分自行收買一金人所造戰船係是福建人北人謂之倪蠻子等

三人指數打造七百隻皆是通州様各人補忠翊校尉
金主云候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其所統主將皆官
漁賽徐文孟彬王大刀等主管然所括水手皆灌園種
稻取魚之人實不諳江海水性其官吏往通賄賂謂如
實曾駕舟之人有錢則得免其不諳水性者無以為賂
則反被差委其宿州水手無處聲冤衆人共毆殺本州
同知如本朝通判諾爾布而行可見人心是脅從所謂舟船已
發在濱州蒲臺縣伺候閱習一金人正軍即日京師雖

號一萬宿州陳州許州皆號千戶然每一萬止是三箇
千戶每一千戶止是甲兵三十人每一甲兵各有兩人
或一人伊勒希本朝所謂僥幸人即馬步人共九百人為一千戶

每二千七百為一萬戶即是京師屯駐軍共二萬七百
餘人南京二千七百人宿州止九百餘人陳許二州乃
韓將軍弟韓定遠九百餘人昔日從軍係是漢兒軍于
前年並已放散歸國止東平府及滄景沿海諸州有自
來被擄人分屯山東每人給以官田二頃荒地一段令

自給用共二十萬戶號為民軍外新簽山東河北河東
關西有數十萬見各逐州府點集區處外有契丹渤海
漢兒軍號七十萬見在天德云中府路牧馬然所簽人
皆不均其間寶會武藝好身手行賄賂者皆免貧者雖
單丁亦皆簽發見簽人曾經上司陳狀理會終不理可
見人皆脅從無有鬪志者也但有燕京北至蒙國斯排
頓稱准備迎接山東路策應選鋒此軍一淮北陷金百
姓昨在東昏時撫存頗厚小民無知偷生苟活人而且

化其心未易動搖今則金主專行暴虐百姓日夜不能聊生是以思慕本朝如出一口去歲十二月間唐蔡州關報沿邊有人馬甚衆旗幟甚盛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徃徃遞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私之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耗皆快快悵望一中間金人復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至南京穀熟縣往往擄掠良人妻妾奪取財物其酷無異金兵百姓之心皆失望今若不預先嚴加約束則有前日之患要令官

軍所到處秋毫無犯使遠近聞之無不開門以待最為
切要一金所造新軍器已畢盡將往日京城所得軍器
焚燬了當其所造甲太沉重被戴艱難所造手刀各樣
長出鞘亦甚艱難見在東平府沂州滕陽軍京兆府處
頓放已差官監管伺候新兵支散一金人糧草如景州
濱州東平府青州密州濟州兗州等處皆有草米東北
府嘉祥縣景州將陵縣及南州諸州各不下五六十萬
然官中積之雖富民間往往闋食一金主篡位以來新

修燕京大內將復剏修京師大內其委任丞相張浩彈壓官統軍圖們額哩貢其專一提點之官係內官梁大使者其所用軍民夫工匠每四月替近者不下千百里遠者不下數千里近者北歸往北遠者得回動是踰年到家不月餘又復起發其河北人夫死損大半其嶺北西京路夫七八千人得歸者無千餘人可見人民寃苦一往日本朝庄農經劉豫之後賦稅已重又近日修內夫役頻併每中人之家止敢置地六十畝已該作夫頭

一頃以上作隊有時地稍多則為人了事戶科配誅求
為如修內顏色膠漆金翠珠玉布麻銅鐵鷄子鶴鶉之
類皆出民間其金人北軍一家時地不下數頃既無稅
賦春則借農以種夏則借人以耘秋則借人以收遇歲
小歉則輸納稅賦民且不能給何暇計糊口之有無遇
歲大熟北庫所收甚多盡行和糴其價必賤則莊農供
官科配愈難支持是歲之豐歉民皆被困衣食不給往
往願望聖朝甚于時雨一金主不聽大臣諫官議論專

以威強自作聰明日欲遷都京師意欲窺伺兩淮主其事者惟常安所由女妾妃及馬欽二人然其意未可測度見萬俟及正軍皆為本朝與之結盟以來待之甚厚予之甚優豈可貪而不知足言今之世界比之在他時國裏已是十倍好過正軍動是四五個月不支錢糧雖遇支給之時往往被本軍官吏瞞昧北軍亦自時出怨言一曩者朝廷講和之後發遣赤心軍及歸朝官歸北彼中金人相指謂其人本一奴婢或本一下軍今大者

建節小者授顯官各富有金帛其被發遣人亦相謂說
此中身請俸一身從軍兼領他職自是彼之軍心往往
懷私向慕一往日金人止以射獵打圍便為戰陣騎射
打毬閑習輕銳自金主篡位之後往往猜忌軍人聚集
議論將打圍射獵打毬盡行禁斷且軍兵但令屯田亦
不敢習藝金人及故民百姓深畏慕劉兩府鎬聲名關
西人亦畏李四廂名世輔改名顯忠聞其風者莫不竦懼一
金人極邊往往無兵都在近裏州縣屯駐遇一州或有

急難鄰州雖有兵亦不輒便救援且如去年十二月間壽州有賊壽州關報南京告急其南京千戶侯月餘承東京都統文字摘那二三百人方始起發一金主篡位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趙宋如東昏時依舊通和結好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乞簽鄉軍收江南金主出劉麟作上京轉運一金人未修內已前米麥極賤米不過二百一石小麥一百五十一石自修內連年水旱蝗蝗間作官中稅賦之外以和糴為名強取民間者如帶

糴貼之類二年之間不下七分次民間有米盡數為之括拘無即以戶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中納以此官中積蓄長多富庶民間由是乏食

八月一日辛丑朔忠義郎魏勝收復海州

四月甲辰王秬罷淮南轉運副使 宮觀臣僚上言謹按淮南轉運副使王秬猥瑣庸材天資陰險夤緣世賞超取美官日以職事獲觀天光陛下念其先世嘗捐軀而徇國特賜章服以示激勸秬可謂至榮矣固宜安靜

不撓務稱其職仰報國家乃反恃寵僂妄自恣惟喜生事以覬功賞豈不上孤陛下獎遇之意乎自到官將淮上民兵分隸諸將初非朝廷本意人情惶駭秬不自安乃謄書獻劄文過飾非嫁怨帥守務快私忿夫當今多事之際臣子宜協力一心同濟國事而秬反復如此其恃寵而妄作一也秬今日申奏朝廷自言生長兵間諳練戎事願得步騎五千求試方略夫人臣各有分職秬為漕臣職專餉耳豈得輕肆狂率大言無當侵將帥之

事乎其恃寵而妄作二也桓在平時務交諸將每謹拜禮或因同姓而叙兄弟之親或因半面而結婚姻之好意欲憑附逞其奸謀而諸將鄙之多不聽從桓不知恥猶自以為得計其恃寵而妄作三也桓之為人善于妄誕近者無故輒申朝廷欲求稟議以希奏對夫國家大事自有廟謨桓一介小臣豈容與議今遠來入奏豈非遂其妄誕之說以誇示于衆乎其恃寵而妄作四也臣竊惟淮南今為邊境部刺史之任宜得靜重有謀之吏

而桓小人恃寵妄作邀功生事若使之得志必致誤國
遂與宮觀罷之

八月戊申劉鑄浙西江淮制置使 遺史曰軍事將興
朝廷無將得一時之譽者惟劉鑄而已乃命為浙西江
淮制使凡百奏陳無不允從恩寵甚勝鑄亦以天下之
重自任謂可辦者

十日庚戌徐嘉張榦回闕

十一日辛亥王繼先依舊致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孫并

勒停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曰臣聞自古方伎之臣雖不可廢而小人罪惡之極則不可容今有微賤小人粗明診視憑恩恃寵肆其姦惡在王法不可容恕臣焉得不論乎論按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初係賊工負擔喝藥因奴事秦檜入拜其妻敘為兄弟黃緣薦引遂得以薄衍供奉陛下及顯仁皇后間餌其藥特賜寵遇而繼先特恩寵二十餘年恣為奸惡臣子上體聖意未敢論列今者伏遇陛下威斷赫然埽除蠹弊在臣豈

容穢默使之漏網請為陞下陳之繼先于都城廣造第宅多侵官司地分如陶巷寨屋豐樂橋官地皆被强占起蓋房廊收領賃直又蒲橋之旁有古運河繼先因廣宅基遂填塞其上其宅周迴侵占民居數百家及官街二條見今屋宇臺榭皆高廣宏麗鄰人謂之快樂仙宮可謂僭侈矣又占臨安府從官宅二所一所與其弟繼善一作解庫其罪不容誅也一有軍人李彥者最為桀黠繼先用為提轄專探下戶婦女有姿色者百端作計

必強取之以為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及李彥犯罪
臨安府斷罪人吏魏某及董安仲劉永清等為幹辦強
買益多如宋念一之女榮嬪萬八嬪之女勝奴興奴之
類方其初買也不支與錢及其年滿也又不放出至如
鎮江府姓張姓李二家女童工于歌舞詐作御前索至
今尚若諸女之女母怨恨入骨無所告訴其罪不容誅
二也繼先又于宅旁創一別館專以收蓄俳人繼先則
蓄臨安府名妓劉榮奴其子悅道則蓄金盼盼父子聚

塵傷風敗教又令所買妓女時作歌樂及聞淵聖皇帝
升遐舉家仍復燕飲乃令妓女舞而不歌舉首頓足為
戲名為啜樂其罪不容誅三也繼先又于湖州地名舊
館創大第工畢之日自都下載見錢二十萬貫前往排
擇謂之鎮宅錢五月間金使之來繼先聞其狂言遂以
修墳為名往視舊館創造舟船又買舫子二十隻搬移
財物扇動居民又于太湖洞庭山創屋為避寇之地預
占山寺以盛頓御前藥材為名差人守把寺僧無以存

活其罪不容誅四也繼先居輦轂之下乃陰養無賴惡少共五百人每日支與錢糧又私置桃花甲苦竹槍牌棒及刀劍等日久教練自聞邊報不常又置教頭兩名每日于後園閱習其子守道與孫鎔其親戚數輩日夕亦擐甲射弓不知謀為何事其罪不容誅五也繼先因其子悅道累為浙西運司主管遂籠公私之利凡客人有重貨則強買之官物可以射利則中賣之稅物浩瀚則令監官放免之收錢入己遂至官課虧損凡有兩浙

路戶絕田產繼先則為詭名撲置又常勒臨安府樓店務吏人令供城內戶絕舍宅賤價買為房廊又因其子安道及親戚郭恩仁張球等為兵官廣借廂禁軍凡數百人在家役使又招置待闕孤寒小官等充其家防護祇應不欲以私錢給之却結諸統總官于臨安府請供給錢內夾帶王承宣一名每月冒請供給三百五十貫臨安府畏其兇焰莫敢誰何其罪不容誅六也湖州有閩吳者財雄東南以貲得官遷至正使繼先貪其遺賂

與之交結另當破萬餘緡造一海船船中百物皆備獻于繼先託求閣職繼先受而許之果未幾除閣門宣贊舍人以物議不容為後省繳駁又有珠子行人姓徐者犯罪不輕繼先受其珍珠貨賂遂與其求囑大理寺官因得釋放凡州縣治大奸興大獄有力之人厚將金帛以賂繼先繼先受之關節所至隨即解免其罪不容誅七也繼先于本府及他處寺院多令立生祠妄自尊大又却保庇寺僧與囑託州縣蠲免科役凡天下名山

大刹莊田優厚去處繼先少受其賂則使之住持凡常
住所有大半入繼先之門近日擅毀南山賜法華院殿
基起蓋亭臺又于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新舊墳塚盡
令發掘移于他處其罪不容誅八也珠子行人姓任者
往年不幸繼先遂使人收其珠鋪珠子約共萬餘緡其
姊累次懇請繼先不還其姊詛之繼先忿怒後執捉其
家使僕吳一送官勘斷誣作與伊姊私通令其姊編管
處州繼先又拘收其田產略無顧惜其罪不容誅九也

繼先之術本自庸謬偶有天幸遂夤緣妄作常恐人之
軌已稍有拔出其上者類皆巧為沮抑使不得進間有
微見其所長即多方擠陷天下名醫皆畏避退縮不獲
自進故凡中禁外庭一時貴近或有疾病繼先用藥謬
誤以致危困亦無所指其非者其罪不容誅十也繼先
過惡臣舉其尤者餘雖握髮亦未可數今市井之人則
怨其強奪婦女商販之民則怨其侵漁財利鄉村之民
則怨其吞併田產至于士大夫則怨其挾持權勢請託

無厭合是數者之怨皆恨不得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其罪惡貫盈王法不容恕臣愚伏望陛下特賜斷將王繼先編管嶺外將本身及其子孫冒受官爵盡行褫奪其第宅財物田產皆民之脂膏及職汚貨賂所積乞委臨安府及諸州所屬盡行檢括籍沒入官以贍軍需其強買奴婢盡放還被苦之家行下諸處寺院將所立生祠亭臺即日毀拆以去國家之蠹以除斯民之害以快天下之公議幸甚奉聖旨王繼先可依舊致仕令福建路

居住子孫並勒停臨安府內外第宅房廊田園有司盡
行拘集強買奴婢日下放令逐便諸寺院所立生祠臺
亭一切拆毀 遺史曰繼先世為醫其祖以賣黑虎丹
得名號黑虎丹王家繼先為人奸黠喜謠佞善裏狎自
建炎以醫藥得幸嘗勸上服仙靈脾亦名淫羊藿雖強
陽然久服令人精清按方論精清者不成子繼先獨不
以為然繼先遭遇紹興中富貴冠絕人臣諸路大帥
承順下風莫敢侔其權勢之盛與秦檜相埒張去為以

下尤不足道而通關節肆誅求強奪婦女侵漁財利則
檜所未嘗為也秦檜宗族與其妻黨皆貴盛者非檜薦
舉之力乃檜請陞遷繼先之宗族及其戚黨官職故繼
先及中宮亦請陞遷秦氏王氏之官職也繼先既富貴
之極未嘗見一正人端士時設飲饌招教坊樂人酒酣
視先為儕輩恣狎而繼先亦無忤大抵主上以國事委
之檜以家事委之去為以一身委之繼先所以繼先憑
恩恃寵靡所忌憚而中外之士莫敢議者三十年至是

金人有敗盟之報朝廷有用兵之意初劉錡都統鎮江之軍屢請決戰用兵朝廷猶俟金人先有釁隙則以兵應之故未許錡申請不已及除浙西江淮制置使亦申請用兵一日汪應辰獻復和策堅執和議且言自國家講和至今未嘗有違闕用兵之議恐誤大計醫師王繼先因間見上言邊鄙本無師蓋緣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喜于用兵意欲邀功耳若斬一二人則和議可以復固上不懌言是欲我斬劉錡乎是時盱眙奏到金人

遣韓汝嘉直入貯貽館口傳勅不許奉使徐嘉張倫渡淮事未有以處之上在劉才人位進膳不舉筋才人怪之遣中人物色聖情因何不憚乃得應上意大抵與繼先之言相似上驚問曰汝安得此言才人不能隱遂具說遣中人物色得繼先之言上大怒杜莘老探知上意乃具白簡乘勢彈擊甚善之舉也惜乎莘老蜀人去國稍遠不知繼先出處而言繼先負擔喝藥因奴事秦檜黃緣薦引又顯仁皇后間餌其藥特賜寵者非也其所

言十事蓋繼先之細過耳劉才人俄以他事賜第別居
十三日癸丑金主亮殺其母于京師金主亮在汴其母
病亮徃視之間母所苦母曰吾不病惟力勸不用兵而
已且曰吾所病者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
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也乃梁宋國王之小妻耳遂賜白
練而死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甲寅盡九月二十

七日丙申

十四日甲寅李寶以舟船下海至東海縣偽知縣高敞
及前知縣支邦榮降劉寶為鎮江駐劄都統制李寶

為遊奕軍統領官後辟為後軍統制楊存中知寶與劉
寶不相協時令離軍發赴行在授不釐務路分都監百
餘日除帶御器械又百餘日除知黃州未行邊報金人
舉兵乃授寶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沿海提督甲寅下
海至東海爲知縣高敞及前知縣支邦榮京東人也在
北界以進士及第或勸之使去敞曰我本大宋之民今
大宋軍馬已到將安歸遂以縣降寶載敞于海船同下
海令敵之子禹挈家住淮甸

十五日乙卯金國主亮殺諫議大夫韓汝嘉舉兵南下
金國主亮欲舉兵韓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寢兵講和
亮不從曰爾與宋朝為游說耶賜汝嘉死遂起兵 刘
錡軍于揚州劉錡以浙西江淮制置使往揚州置司
遺史曰劉錡以制置往揚州錡曰軍禮久不講人皆不
知軍禮乃建大將軍旗鼓而行軍容整肅旗幟鮮明自
靖康初李綱解圍太原出國門日常行此禮江浙所未見
也觀者悚然惴恐時錡方病不能乘馬遂用皮穿竹

為輿肩游手入肩之鎮江城中香烟如雲霧觀者擁隘
鑄嘗謂諸將佐曰此舉皆令汝輩建節取重陽日到京
師犒設州官于江皋送之鑄舉袖揖之曰不暇茶湯且
欲速行諸公有墳墓在西北者宜備行計具拜掃之禮
相繼而來小人傳其語為實然遂軍于揚州

十七日丁巳田師中令赴行在奏事

二十三日癸亥張燾落職致仕起知建康府金人敗盟上思
得重臣鎮守要路遂落張燾致仕起知建康府奉聖旨

應出戍官兵係分勞請給在家訪聞軍將積欠回易官私債負依舊尅除取索深慮贍養不給可令逐軍遵依已降指揮日下盡行除放如依前債戾重寘典憲

二十八日戊辰魏勝特授武經郎兼閣門宣贊舍人知海州淮東運使楊抗申到探報先是金入兵馬首擾川界而我中原忠義之士探報繼至九月上旬淮東運使楊抗據進士李坤韓先貼子報云魯校尉太倉催御米走馬人至言咸平府五月一起東京初八日起廣

寧府十三日起義綿州十五日起共五箇萬戶不滿三
萬人中間一箇萬戶山後九州一萬一千人分作十五
個千人漢軍共五萬人元起定七月二十七日大河以
北請器甲今為北邊事務重未見所往待北邊上走馬
人來方敢具報近北邊反了三千戶是奚契丹又新僉
漢軍惟北京一處二萬戶來到松亭關回燕子城了一
萬副甲知北邊或退方敢南行若北邊不退未敢南行
坤初十日起中秋行到南京凡我指揮一一明示來

人向北非細走馬北向去人二百三十餘道未見端的
一足馬回又韓先探報來云七月三日新差右丞為元
帥宣到諸路節度使并總管十五日御寶十六日差除
下項司徒燕人遷右丞相左丞相張浩遷太傅尚書令
冀州節度使崇進某人遷御史大夫

是駙馬

南京統軍金紫

某人充西蜀道行營都統軍

是駙馬

平陽府總管金紫

孫嶺北東京人

張彥忠

排行第七關西人元是本朝人後來發過去

充西蜀道行營副統軍

太原府總管銀青劉某充漢南道行營副統軍

女真吏家

部尚書榮祿白某遷副樞密院開封府同知奉國君某
遷兵部尚書嶺北東京留守同知奉國張某保州節度
使戶部尚書通議大夫開封府同知先是六月二十九
日郎主駕郎主謂完顏亮在汝州界叛了護衛契丹軍約三百

餘人往西京永安軍山內住泊差河南府駐劄千戶去
收又七月六日馬行街即指揮斬了南京兵馬副都某
人為漢良奴婢并棄職走往燕京又七月九日差走馬
四百餘疋跟刷諸路應私驃馬除左亟得留六疋及五

品以上許留一足外餘大小職官并百姓不許收養如
隱漏馬該死驟馬要往渭州駝衣甲等用關西河東兩
處自來元簽軍今取六月十八日起發往濬陽軍兗州
就器甲限七月十五日要到後來知去向端的七月十
八日回程離汴京至七月二十一日知得教了徐州頭
首某人却往梁山泊七月二十六日回程到虹縣見走
馬金牌到縣得郎主指揮將叛民壯了便行殺戮及撫
恤其後民戶云耐辛苦一兩日搬運糧草南去傳到

金人詔偽詔曰朕在位恢心坦然四鄰歸貢逾有年矣皆出于祖宗洪厚德澤也念境內羣寇越據邊民叛逆于南宋况兩朝之民舊屬宋處自來狼子野心始自來我宋盜買戰馬後至乾露而止又以探報羣卒諸路變形或作紅巾或作商旅或兩朝奸吏妄說悠辭撰造異端而無厭怠貪婪榮身鬪作兩朝講好親睦之意朕已詳之今朕親將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以九月下旬回国遣使往宋以決顛末君臣父子各宜堅心謹守諸路

故茲詔示 賦盟記曰金亮天性異常故往往不羞大
言當為王時作竹詩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
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稍拂碧空又記題曰蛟
龍潛湧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渾和等待一朝頭角就尾
搖震處震山河又過汝州詩曰門掩黃昏染碧苔那回
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
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
倚闌干次第開此詔與詩意豈相遠哉蓋要為此詔誇

耀吾人聲言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九月下旬回國豈不
誕哉是詔乃詔七月間韓汝嘉到泗州以後作且如七
月初五九月終計足九十日矣中國至西夏并數百萬
衆豈九十程可回往而畢耶然則五百萬兵非吸風茹
雨之士速降夏國非騰雲插翅之人可見誇飾自速死
亡兆于是矣

九月八日庚辰吳拱為郢州駐劄御軍都統制吳拱玠
之子也為郢州都統制以代田師中己卯到郢州庚辰

交都統制職事漸發諸軍往襄陽癸未諸軍發絕是時
左軍統都最為京西安撫使亦起發拱承朝廷指揮襄
陽倘或有變吳拱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拱具劄子
申朝廷言此甚失襄人之望且荊門為吳蜀之門襄陽
為荊州之藩籬屏翰上海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則
撤其藩籬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以為巢穴如
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果得高枕而卧乎朝廷
必欲襄陽為一道固圉之計非三萬軍馬不可保守若

欲保守荊州自合將襄陽為扞中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得措置則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闢屯田密行間探遺史曰吳拱言襄陽形勢則盡之矣不敢以其人而廢其言若保守之方則甚為乖疎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于退守萬山而棄城不守也保護禦敵者其意在于閉關自固不出兵以接戰也拱到襄陽首置萬山寨山無水無薪若屯大軍不可以息師徒勞役衆口籍籍道路騷聞劉鋗自揚州進軍劉鋗在揚州病

上遣中使譚某宣押醫官孟某赴揚州醫治鋗曰鋗本無事蓋緣國家邊事如此至未決用兵俟敵人侵犯然後使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後發受制于人鋗憂此不忘是以病也譚某具道已得上旨令制置謹察動靜不可落其奸便矍然而起具奏回報即建大將旗鼓而進兵每日進發一軍時鋗實病不能食唯以羅荀下白粥而已軍行整肅鋗亦頗能得將帥之體有鄉兵統領路次迎參鋗皆不顧

十七日丙戌楊抗舉劉汜 遺史曰淮南路轉運副使楊抗奏臣伏覩閣門宣贊舍人兩淮西路兵馬都監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淮南浙西浙東西路制置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汜志節不苟忠義特篤好學輔以儒雅臣嘗至其軍遇記閱試戰士號令精明進退肅然今保舉堪充將帥任使有旨劉汜與轉武略郎依舊兼閣門宣贊舍人令三省樞密院籍記汜錫之子鋗之姪也

十八日丁亥吳璘遣將官彭青劫鳳翔府鳳州渭河南
寶雞縣金人寨

二十四日癸巳夏俊克泗州夏俊在盱眙軍幹買北物
見元顏亮敗盟有侵犯之意遂謀欲占泗州有武功大
夫張政者自軍中揀下作揚州指使任滿居盱眙俊與
政議其事政聚衆得一百八十人知盱眙軍周宗退保
在天長至是俊等謀定夜備船渡五更渡淮先占西城
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順大宋人馬取泗州並不殺人

各安心得至城東下觀汴河有空船俊政等遣西城百姓有船得六十餘施偽知泗州富察圖們率其二三十騎棄東城遁走俊等入東城撫定遣百姓渡淮遣入報置制史劉鑄到天長得報并有金人解赴軍前者鑄皆不問令俊權泗州有銀一千五百錠絹五百疋鑄遣其姪汜取銀絹餘不盡者俊與其衆分有之
盱眙軍報九月二十三日夜二更樞密院使臣夏俊部領義兵併力殺退北軍已復占泗州西城別有措置收復東城

至二十四日天曉西城老小盡皆渡過南岸續據使王文報東城安撫富察圖們同知大周仁與夏俊在城答語東城盡倒旗槍又據北稍工嚴國到軍稱東城百姓官吏皆歸順本朝有富察圖們與大周仁逃竄出城不知去向其本城老小見行載前來南岸已申中軍劉統制措置人馬過淮彈壓劉蘊古特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劉蘊古在北界提籃販賣釵朶者往來于壽春榷場與南客語則曰領歸朝言南北利害若大

宋則恢復舊疆直不難耳南客漸能說姓名有好異者
接引使歸朝蘊古自言二弟皆在北界及第已獲兩解
不得一第遂有歸正之意若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
至行在初授蘊古右迪功郎為浙西安撫司准備差遣
吳山有伍員祠在錢塘闔閨之中蘊古先別置廟碑易
去舊碑碑上題刻具位姓名合市人皆驚曰舊碑工緻於
新碑遠甚不知何故易之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窺見
其意曰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苟圖錢帛而已若劉

蘊古者真奸細也或問其故仲昌曰榜其姓名于吳山廟旁蓋欲使踵來間探者知其已到耳 權知光化軍張超與金人戰于光化軍城中金人退走張超鄂州駐劄御前遊奕軍將官也都統吳拱令權知光化軍將帶巡捕孔斌擺鋪周明將司曹通教頭楊輝旗頭李成引戰劉進管隊商進直頭賀忠長行曾晟李全鄧高青融德蘇進等凡二十四人以癸巳凌晨入城方坐于廳事交割郡事間忽報有金人鐵騎入門乃金人七百騎夜

宿于三十里地超忽閉譙門令隨行人擐甲持鎗突門而出呼百姓以檯桌之屬堵巷路口超分其衆作數項攔截廬戰之于是百姓皆出門渡漢江而城中戰猶未休金人自謂不能當乃聚衆數十人指一官軍攢箭射之官身負戰皆如蝟重傷及死者數人金人之死者亦數十人方稍退去光化之後荆襄第一戰也頗增戰士之氣奏功于朝各人得轉二官資皆給公據而已付身竟不下

二十五日甲午吳璘收復秦州吳璘遣劉海等領
兵掩殺敵衆退走入城尋分布官兵自九月二十一日
申時攻打至二更已打破秦州除撫存軍民外捉到金
兵活人金人蕭安撫高同知千戶明威將軍齊哩克將
官奉信校尉寶金人大郎君二郎防判官李旺信王主
簿趙通事李淮提劉天使及捉到金兵活人研到首級
拿到戰馬器甲莫知其數

二十六日乙未金人攻信陽軍成閔以中軍統制趙樽

分兵四千屯德安甲申發郢州庚寅至德安居五日信
陽軍以金兵來告樽曰信陽雖小實為德安表裏不
可失也乃留遊奕統制宋奕居德安自將所部馳赴之
敵馳徑去侵光州 吳璘收復灤州方山源吳璘申金
都統喀齊喀貝勒張金紫追集陝西諸偽兵于灤州方
山源秦州鳳翔府等處屯駐意欲分兵前侵犯尋遣差
右軍等二正將彭清副將強英左軍第二副將張德等
將帶軍馬去措置收復去後今據逐官申于九月二十

五日到方山源差人說諭招撫其本源敵兵堅守不從
于二十六日清擁官兵向前自卯攻打為中官兵分番
前來戰敵約十五陣清等告誠官兵一擁齊入至巳時
攻破方山源其敵敗走捉獲活人當陣到首級奪到鞍
馬莫知其數

二十七日丙申吳璘收復洮州吳璘申遣差將官曹沃
等九月二十七日收復洮州及管下冷丁堡通民堡招
撫到洮州同知昭武大將軍鄂屯徹辰一行官兵老小

撫定軍兵依舊安業及據將軍張德申九月三十日攻
打破隴州與金兵巷戰殺死敵兵未知其數捉到活人
奪下鞍馬有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走上涼樓招撫不
下遂用火燒毀及將本州倉場所裝金人糧草百萬餘
石行燒毀外有歸降兵說諭撫定了當的是獲捷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二至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

楊世綸

謄錄監生

臣

金德基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夾興下帙

起紹興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戊戌盡十月五

日甲辰

二十九日戊戌招諭榜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人無
厭背盟失信軍馬已至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

有措置招諭事件如後一中原百姓見為簽軍想未忘祖宗德澤痛念二聖未還豈肯從敵反攻舊主榜到各宜相率從便歸業內有願立功來歸人當議優加爵賞一金國渤海奚契丹一應諸國人等暴露日久無不懷歸見此文榜請各散回本國別事新君可圖子孫長久之利一中原諸路州縣官吏軍民有能以一路歸者除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知州一縣歸者與知縣餘見任官更不改易一諸路忠義豪傑小寨首領能立功自

効者並依前項推賞一中原並諸國良民見為奴婢者
並放令逐便內有自擒獲本主歸順者即以本主官爵
田宅推賞一諸國官吏軍民不顧歸本國者當盡還官
爵雖見用事之人一例推賞優卹與中國人一般更不
分別因而能立功効者不次擢用一軍行秋毫無犯並
不殺人放火亦不擄掠財物及婦女人等事平後放免
稅租十年一應干金人殘虐科須等事如僉刷人夫水
手工匠差科軍器糧草舟船牛車騾馬掠人家室女繡

女一切非法騷擾並行除放一酷虐之刑如滅族剥皮
油煎鋸解脊之類深可痛心一切除去右件中原官吏
軍民及諸國人等各懷忠憤改慮易圖克建功名共享
安泰故茲榜示知悉 約束沿邊州縣官不得差出臣
僚上言臣竊謂沿邊諸郡正在守備等官協心相與措
置共濟國事今來邊郡官員率懇監司別作名目差去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飭諸司 招諭指揮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人等久為金人暴

虐役使科斂或為奴婢已無生意又言指吾舊疆百姓
為宋國殘民蹤籍殺戮無顧惜朕聞之痛心疾首是用
分遣大軍諸道並進以救爾于塗炭想閻王師至必能
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金帛以為地土來歸或能攻取
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用盡以給賜朝廷所留惟器
甲文書糧草而已如金國渤海契丹漢兒應諸國人能
歸順本朝其官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內
燕北昨被發歸國者蓋為權臣所誤追悔無及今雖用

事並許來歸當優加官爵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繳
曰 立賞格指揮三省樞密院勘會諸軍官兵遇敵能
戮力破敵立到功效從主師保明申奏朝廷厚加推恩
外有接納到歸附歸正人今立賞格項下一接納到五
百渤海漢兒萬戶補武翼郎若接納到五百人即與接
納到千戶同賞若接納到五百人以上累賞百長補承
信郎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人長同賞若接
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一餘軍接納到一百人以上補

承信郎五十人補進武校尉三十人以上補進義副尉
五人以上補守關進義副尉五人以下補進勇副尉一
接納到僉發南軍萬戶補保義郎若接納到萬戶同賞
若接納到一千人以上累上千戶補承信郎若接納到
五百人即與接納到千戶同賞若接納到五百人以上
累賞三百戶補進武校尉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
到百人長同賞若接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百人長補
進義尉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人長同賞若

接納到百人以上累賞餘軍接納到一百人以上補下班祇應五十人以上補進義副尉三十人以上補守閹進義副尉一女真契丹渤海漢兒并簽發南軍等如自能前來歸附並優與補官爵內已有官人于原官上優加陞轉仍與不次擢用一歸附正人並不得輒有傷害及掠奪財物如違將犯人依軍法施行 賜統兵大帥詔朕列此禁旅控扼邊陲雖分道置使總領其事至于緩急之際犄角相為要如手足之捍頭目不待索而自

至者勢當然也卿等受制閫之寄臨破敵之機營壁相
望若一身倉猝有警赴援立至共成恢復之功以底中
興之業犒勞行賞咸不汝遺將來成功當一例推恩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吳璘充蘭州吳璘申朝廷云西和
州床川知寨張彥忠等申招收到北界熙河蘭州千戶
王洪同招撫部押軍馬魯孝忠等率蘭漢軍民投拜
其僞官尚恃不肯投降宏等領官兵鬪敵于九月二十一
日將本州僞守女真安遠大將軍蘭州刺史溫都烏

貢等首領殺戮收復蘭州了當并存恤一行軍民訖

三十日己亥吳璘克隴州吳璘遣彭清張德攻打隴州

己亥入之與金人巷戰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走上

涼樓招撫不下用火燒毀及燒州倉草場糧草盡被燒

毀有歸降者撫定勅賜吳璘朕惟神州赤縣皆祖宗

故地以陷異域踰三十年而金人無厭覬出為惡茲用

命虎臣數道並進憤焉有所出久矣功名之志深所未

忘已除卿陝西河東招討使制書到日卿可量已之勢

審動靜之宜即提銳兵直出漢中弔秦晉之遺民撫唐
漢之都會所過城邑拊摩勞來誠爾軍士母殺人母
踐稼母掠婦女母焚室廬使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副
弔民伐罪之首昔漢光武遣馮異征關中云今之征伐
非不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朕于光武遠有慚
德而卿之才烈豈直可比馮翼而已哉勉行此言副我
諱囑至于臨敵重慎見可而進信賞必罰恩結士伍是
皆所期卿者也舍爵策勲朕無所吝乃眷西顧實勤我

心

十月庚子朔劉錡諸軍會于盱眙軍劉錡會諸軍以十月旦皆到盱眙淮南轉運楊杭為隨軍轉運亦在軍中四月癸卯陝西河東各路招討使劉錡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成閔除京西路河北西路招討使吳璘除東路招討使 魏勝知海州 夏俊知泗州湖北北京西宣諭使汪澈論軍馬經過批支錢糧不便擾民汪澈為湖北北京西宣諭使奏劄子曰臣伏見成閔一

軍人馬昨自行在起發前來湖北原降指揮所至州縣
批支錢糧其錢于經總制錢內支其米于常平義倉內
支仰見陛下聖慈惟恐擾科于民臣繼被旨以使事陞
下聖駕經由成閏所行之路因訪聞所支錢糧州事有
無欺弊乃聞縣下經總制錢並係每月解發赴本州主
管官通判廳交納今來人馬經過所支錢糧多是逐急
催促人戶今年折帛錢借充支遣或于人戶以等高下
敷借應副臣嘗契勘經總制錢縣道大小不同終歲所

入自有定數而軍馬批支豈容得滯若不從權以致敗
闕但折帛錢已係科撥下諸處總領司今來總領所必
不肯認其數督迫不已又誅求于民所敷借人戶錢既
不以經制錢支還則是橫斂今欲乞令逐州主管經總
制官司將今一州統收之數撥下大軍經由縣分通融
支遣所有過借人戶錢乞從縣道將折納今年以後本
名諸色官物却依舊于經總制錢豁破如此則元降指
揮不為虛文而官吏少安民不重困如得允當乞賜睿

旨付有司施行從之 李顯忠及金人相遇于正陽西
金人退去池州駐劄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提兵在淮西
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到謝步會探者
報曰金人自正陽渡淮矣顯忠曰到廬州歇泊定若金
人入境當收拾些首級而回甚善參議官劉光輔曰不
然若欲尋戰功而歸豈可倒却宜占形勢之地劄寨角
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此山林深可
以設伏兵于林中俄報金人已渡正陽者顯忠率諸統

制諸統制各帶精銳心腹數十人共百餘騎前往巡綽
果遇金人三百餘騎各張陣勢相望良久金人有百餘
騎轉山取路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統制邀截獲數
人而還顯忠亦失黃小官人等二三人金人遂退去合大軍
矣顯忠問所獲金人主將為誰為郭副留韓將軍也郭
副留者藥師之子韓將軍者常之子也皆為萬戶顯忠
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空名官誥付身僅二千道
是役也書填悉盡中侍大夫告有三光輔及統制受之

詔親征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懷
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于沙漠神
京猶陷于殊方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
庶期通好以弭兵屬強隣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
富強之力濟以貪殘之兇流毒偏于中土視民幾如草
芥赤地千里謂殘暴而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
頃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淮漢之壤視
眈如虎謂我無人朕姑務于含容彼尚飾其奸詐嘯厥

黨類驅吾善良兵氛侵及于中原烽火遂交于近甸皆
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今三紀
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繕素以啟行率貔貅而薄
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却敵之規詔旨未頒輒聲
四起歲星臨于吳分冀成淝水之勲鬪士倍于晉師當
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牙爪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
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邇
遐明知朕意遺史曰詔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能言

其詔文既降已知久矣製成但未降間不當漏于外耳
又先期降付吳璘軍中有旨未得頒行璘具奏乞頒行
俄已降出頒行矣 吳璘李顯忠獎諭詔勅吳璘等所
奏首先破敵大獲勝捷事具悉朕屈已講和以安黎元
敵人貪憐無所底止肆其驍勇薄我邊陲抑忠義奮揚
肅征天討剪厥黨羽摧其奸鋒捷書報聞良深嘉尚想
師行於枕上而敵在於目中勉爾功名副朕所僕故茲獎
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否遣書指不多及 劉鑄

等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河北河東等諸
路書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淮南浙江西江東西制置使劉
錡慶遠軍節度使神龍四廂指揮使京湖制置使成閔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告契丹西夏
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朔等
道官吏軍兵等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
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據一切之誠用諗萬方之聽
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啟升平之運

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宋蠹茲金國之微首覆契丹之
祀怙其新造間我不虞強威既陷于神都虐燭殆彌于
宇縣兩宮北狩訖罹北地之烟塵大駕南巡未正東京
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
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卧薪嘗膽之是圖寧
極溺救焚之敢緩然以人命至重嘉兵不祥靡惜屈已
以事讐姑欲安民而和衆豈謂恃強之衆狃于好武之
資以至不仁為大不道驅我中原之老稚剪為異地之

囚辱乃輕棄于殊方輒坐張于畿甸自謂富強之莫敵
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
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誰不寧旗
而抵掌幕府溫應齋鉞盡護戎旃冀憑宗社之威靈一
洗朝廷之積恥待時而動厯歲于茲天速其亡使委身
而送死人自為戰誓不共與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
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戌馬軍興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
于青徐王太尉鷹揚于潁壽郢師擣崤函之險步軍衝

伊洛之郊兵多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
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邦之小國久為鉅宋之叢鄰
玉帛交馳尚意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隔頓違兩地之好
音願修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于秦晉奇士齊趙
雋才抱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為劉氏左袒飽聞
思漢之忠僕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
風從或據郡以迎鋒或聚徒而特起乘茲破竹之勢立
爾前茅之勲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

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舊
主重建丕基檄到如前書不盡意收復陷沒州縣指
揮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國家以金人不道棄信渝盟
遂至興師本非不得已爾指揮諸將所至先聞百姓疾苦除
以官庫給散將士外不得燒毀屋舍殺戮平民劫奪資
財擄掠婦女其應干非法科欵後使殘酷不便事件害
及吾民者日下除去見作奴婢之人並與釋放如豪傑
忠義之士能據一縣迎降者即與知縣以州迎降者與

知州以一路迎降者除安撫使其集合義兵自效者並優
補官爵別加任使為金人奴婢能擒殺其本主者便與
本主在身官職仍以本戶田宅錢物盡行給賜

五月甲辰陳桷差兼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
使司隨軍轉運使李植差兼京山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司
隨軍轉運副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六日乙巳盡八日丁未

六日乙巳四川安撫使吳璘散關捷報至吳璘捷報九
月五日金人自鳳翔大散關入本界三十里逼黃牛堡
旬餘不退十八日遣將官彭清直至寶溪渭河夜劫橋

頭大寨獲捷上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
之隙不意今賀天中節使人王金上殿口陳金主之語
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以東淮以南土地一時臣僚
雖不勸朕用兵朕謂和好既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始發
信使以審其事至淮既不納既歸又求反復詭詐而爲
釁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託爲打圍謀爲深入朕不免
嚴兵備且戒飭諸將務爲持重以觀其變而師屬無名
之舉果爲敵首事之曲直寧不判然散關小捷豈非信

順之助而況弑殺君親誅戮殘忍天地所不蓋載異域
所不肯為神怒人怨滅亡無日令三道出師招討審彼
已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母焚
燒母虜掠母殺傷以圖萬全之舉高爵釀賞朕所不吝
卿等贊朕成算協以衆謀庶幾恢復神州以雪兩朝之
恥宰臣陳伯康等奏曰臣雖不習武敢不奉以周旋

八月丁未金人立葛王哀于遼陽府 神麓記曰亮初
刷國中女真五國烏舍鐵驪渤海契丹漢兒軍自備衣

甲鞍馬弓箭刀鎗軍須餚糧車牛奴婢自遙遠來沿邊
道塗艱辛不肯前行皆共謀曰皇帝無道遠伐南朝未
知勝負難以歸國我等豈能就作失家之鬼乎不若從
此就近徑往遼陽東路東京與渤海諸豪冊立留守葛
王為主何如衆曰亦是太祖武元之孫有何不可于是
歲十月間入東京留守衛求見謂王才德足任萬機冊
即帝位詔曰熙宗乃太祖之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
有五年內撫外寧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罪不

及民前此國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節輒最行篡弑
自僭竊以來昏虐滋甚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一前
來皇叔元帥曹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篡位之
初自懷恐懼無故殺害一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
至公傳位前君諸子並當職任止因篡位初懷疑懼將
太宗親子太保國王改魯中京留守和勒博阿里留守
判宗朝呼嚕加宰相和碩霍王罕都鄆王實徒美蔡王
烏貢八人子嗣等七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聞

國功臣晉國王孫領行省楚國王愛紳止因篡位之初
自懷疑懼將愛紳并兄子嗣三十餘口及駙馬丞相翁
鄂囉並宗室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以無罪盡行殺戮
一左副元帥國王薩哈累建功勲止因篡位之初自懷
疑懼計構雅穆以白磬書假言宮外拾得令其誣告并
其子御史大夫薩勒扎子孫三十餘口及太祖親弟遼
越國王男平章博濟弟兄子一百餘口兵部尚書瑪勒
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并子任王威赫並以無

罪盡行殺戮一前來太祖長女公主烏嚕格係曹國王
親姨因篡位之初無故殺害一故西京留守富勒堅為
是親親自懷疑懼無故殺害一開國功臣皇叔太師長
子韓王臨民親正忌其聲譽令其家人誣告勘問不成
故意殺害一應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
爵無故行追奪一會寧府係太祖興王之所建宮殿無
故拆毀一中都大內營造累年殫竭民財力不可勝計
民力未足仍拆毀南京大內再行修蓋並皆窮奢極侈

土木之功前所未有一因伊小兒病死却將乳母並二
醫人等盡行誅戮一宋國講和之後臣禮不闕頓違信
誓欲行吞併動衆興兵遠嗟怨醫人祚翰副陳諫不
可更不循情便行誅戮并舊有軍器盡行燒毀却令改
造遂致公私困竭生靈飛走無不凋弊一昨來皇叔曹
國王被殺之後嬪母國妃納在宮中及親族姨妹姑姪
并應命婦有容色者恣行蒸淫一亡邊豫王子嗣三十
餘口天水郡王嗣一百餘口並以無罪橫遭殺戮一嫡

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戕殺其大逆無道古
今未聞一德宗嫡孫節使母妻子弟并太師王兒孫婦
曹國王次夫人并子及韓國夫人并兒婦孫婦等並以
無罪盡行誅戮一樞密使北京西京留守因此征回並
加誅族宰執亦被鞭撻其餘前故過惡不可備舉前錄
數條稔于聞見遂致天怒人憤衆叛親離朕方留守東
京遵養時晦四方豪傑將士吏民咸懷怨苦無所控告
自遠而至者數十萬衆日來赴憇再三勸進不謀同辭

咸以太祖皇帝聰明神聖應期撫運皇孫繼嗣止予一人歷數有歸不期而會朕推誠固讓至于再三請者益堅辭不獲已恭念太祖創業之艱難祖宗社稷之深懼特俯徇羣情勉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冰宜推肆眚之恩以布維新之令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為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不赦外罪無論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恩仍委尚書省條奏施行一時來簽軍著軍名

其間多有貧難之人欠少官錢私債及典催兄弟子孫
妻女姊妹或父母自行典催深可憐憫赦書到日不問
新舊盡行放免一據南京等處修蓋匠夫盡行放免一
據契丹老和尚等昨因簽差南征遂叛反赦書到日并
許附近官司投首並許原免依舊復業一據昨因契丹
人等作過其間被軍人等將不在作過數內外官員百
姓及著軍人等命婦妻子孫驅奴并左右鄰人一例驅
奴役令來自可憐恤赦書到日仰隨處官司一一刷會

勘驗端的發遣本處依舊團聚住坐所有正係作過人等若從與軍人鬪陣亡擄了家眷驅奴不在與放免如前來敗失在逃即自新來投首除親屬外付本國人團聚到驅奴准已收擄為定一據逃軍離背軍帥主并避役夫匠或犯罪在逃良賤人等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內許令陳首與免本罪安坐更不懲斷內軍人分付本軍收管如限滿不首復罪如初一據亡命山澤聚為盜寇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經所在官司陳首與免本罪

分付原收管係內據頭令如能勸率徒衆出首委所在
官司具姓名申覆尚書省奏聞當議別加旌賞一據自
撫定以來不還如何斷訖流移在他所人等並放還鄉
一據自來除名開落官吏如不犯正枉法賊并真盜並
與改正量才收用一據自逃死戶絕名下所著大小差
發并租稅限赦書到並行除放一據五岳四瀆名山大
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所在官司歲時致
祭一據諸處暴露露骨骸無收葬者並委所在官司如

法埋瘞一應改正徵收追究事件並准制條施行於戲
以寬而衆可御敢希堯舜之仁代虐而民允懷庶及湯
王之德尚賴文武勵翼忠良咸告嘉猷永臻至治咨爾
兆庶體予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
者以其罪罪之到日主者施行 張棣正隆事蹟曰襄
乃太祖第三子潞王宗輔之子也亮之從弟襄字彥舉
乙巳三月一日寅時生小字呼喇穆爾即位後改名雍
又曰十月完顏袞立于東京遼陽府遣譯通事蕭察

喇帶牌特赦撫定州縣燕地郡邑指揮而下及燕山權
留守拒而不從來使立誅之副留守李天告懼而拜命
立遣子器之奉表稱賀中都既定山東河北河東關西
傳檄而下至十一月亮死方遣人南下乃殺亮子光瑛
于汴京廢亮后壬午春正月哀知天下之歸已與子允
升允迪率甲騎萬人遷燕山守臣完顏宗憲率在都文
武百官具天子儀迎喪于小東門喪服便衣而入焉越
數日下詔以告天下內外文武百官各推恩初參知政

事嗣暉知亮死欲立亮子光瑛于汴左相張浩輩不從乃止喪遷燕山賊嗣暉為庶人遣謚宣為閔宗臣下僉曰刑餘人不可遷廟改謚武宗皇帝父宗輔為懿宗喪以父名輔非帝王稱改名曰宗堯母壽昌為欽慈皇太后封亮為海陵郡王謚曰煥改葬東昏詔朕惟燕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惟海陵郡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除煽奸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成帝降從王封亮既得志

肆其兇殘不道之極至于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
皇眷佑于我家肆予一人繼承先緒暴其悖惡貳為庶
人仍出其殞于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
者稽之禮文升附大寶復加美謚尊而宗之惟是葬非
其所蓋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還梓宮已于十
月初八日備禮改葬于思陵庶幾有以安慰在天之靈
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增將士賞
典詔勅朕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萬國咸服迨歲

十載而正隆失道不務持守害虐黎庶無名弄兵致
爾將士軍卒遂動征從暴露風霜失仰事俯育之樂
朕甚憫之自膺推戴以來再徵班師然邊釁既成未底
寧息濯征之謀固非得已重念賞典不明酬庸未允而
又或失于稽緩令勅有司增多舊格比之國朝累行賞
典特加優異頒降空名恩命仍出內帑金幣以助錫與
一並付元帥仰于軍前視功輕重書填支賜於戲報國
之心人所共有爾其奮勵忠節却敵禦侮以息民永

底太平豈特予一人之慶亦使爾士卒安業富貴澤及
子孫豈不韙與其新定隨等軍功官賞已令尚書省頒
降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袞四子曰允恭允升允
迪允修允恭為皇太子允恭死立允恭之子環為太孫
環嘗奏表于哀曰臣聞南宋久深敵怨嘗懷覬覦南京
宋之故都應有形迹惟宜燔毀如洛陽宋之丘陵何必
常遣衛護二處廢則杜絕殘宋之望又如每遣奉使入
宋國朝校射往往不勝有損國威今後使人射不勝乞加

罪決取旨是時葛王宣示宗室大臣及百官鎮國上將軍
左司郎中鈕祜祿穆雅言臣聞治國之道莫如內安百姓
外和鄰敵內外既安何憂于治伏自陛下龍飛以來國
富民安四方之綏靜雖禹之德無踰焉臣愚不知忌諱
冒死謹言太皇太孫春秋方壯識量宏遠神機英武非
臣下所能發揚潛德正宜謹擇儒學謹厚之士副佐聰
明如近來奏南宋流播江外六十餘年宵旰嘗膽伺我
之隙如南京開封府殘宋故都洛陽宋之丘陵二者乃

宋人寢興望想之所宜加修繕當塞宋人之望況自撫定以來彼邦遵服貢賦以時不惟財匱國貧蓋亦念故巢而恐廢丘陵爾若一旦恃富強遽失宋人過望之意使其憤辭激衆歲貢失時以勞聖意慮加兵必矣費用國資軍民勞苦天下震驚國內生靈墮于塗炭豈可忽諸陛下聖功神武日月之明爰念無名之師不宜復蹈前轍安危之保未可知于今日之計莫若內安民外和好陰為坐困東南之策因其飢饉乘其盜賊謹修邊備

養成伺釁以謀混一今後所差奉使乞降指揮選于南京考射閱習然校射斤時勝負臣下希賞烏足以係國家榮辱皇太孫建功之初宜修文德仰佐以福天下如其所請神明之志甚銳實非宗廟萬世之利奉上畔指揮所奏至忠並依所言鈕祜祿穆雅特轉一重一重乃是
一官也

西夏回劉鋗等檄書西夏國告檄大宋元帥劉侯侍衛招討成侯招討吳侯十二月二日承將命傳檄書一道竊以恩宣大國溫及小邦遠邇交歡中外咸慶孤聞

金敵無厭敢背盟而失信強隣不道妄稱好以和親始
尚懷柔漸興殘殺托禹迹山川之廣覆堯天日月之光
將士銜冤神人共憤妄自尊大者三十餘載怙其勢力
者七八其人皆天理之所不容亦春秋之所共賊蓋枕
戈衽革之衆無閱書隆禮之風惟務貪殘恣行暴虐吞
侵諸國建號大金屈陵壞以稱藩率兆民而貢賦驅役
生靈而恬不知恤殺伐臣庶而自謂無傷雖君子之則
否未嘗怨也待文王而興作盍歸乎來當中興恢復之秋

乃上帝悔禍之日九重巡幸昔聞太王之居邠大駕親
征今見漢文之却敵詔頒天下撫慰民心庶幾彼弱而
我強第見興王而黜霸其敢與敵而助虐將為不戰而
屈人莫我敢當可謂因時而後動其或恣睢不靖抗衡
王師顧洗滌于兵氛庶蕩除于邊境勿令不逞重更藩
滋雖貔虎之難摧亦寇讎之可伐廟堂禦侮有決勝之
深謀惟幄談兵復興師而薄伐如孤者雖處要荒久蒙
德澤在李唐則曾賜姓至我宋乃又稱臣頃因強敵之

憑陵遂阻輸將而納疑玉關路隔久無撫慰之來葱領
山長不得貢琛而去懷歸彌篤積有歲年幸逢撥亂反
正之秋乃是斬將搴旗之際顧惟雄衆來逼吾疆如長
驅急騎以爭先終救死扶傷而不暇使彼望風而遁敗
衄而歸豈知敢犯于皇威遽辱率兵而大舉期君如管
仲則國人無陷溺之憂待予若衛公使邊境有長城之
倚神明贊助草木知名功勳不減于太公威望可同于
尚父力同剪滅無與稱將觀彼風聲鶴唳之音當見棄

甲曳兵而走孤敢不榮觀天討練習武兵瞻中原皇帝
之尊望東南天子之氣八荒朝貢顧同周八百國之侯
王四海肅清再建漢四百年之社稷佇聞戡定當貢表
箋檄至如前言不盡意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四

宋徐夢莘撰

夾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八日丁未盡十六日乙卯

劉鉤與金人相持于淮陰劉鉤自盱眙軍進兵留游奕
軍統領員鉤中軍統制劉汜于盱眙鉤以乙巳到淮陰
間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鉤列諸軍于運河岸數

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丙午命淮陰鄉導夏彬以輕舟
載二百人自淮河由小河口至大清河口遠探動息而
顧去者四百餘人鉤止以二百人行回報自小清河口
聞有人聲喧騰幾三十里又大清河口內亦有船上人
聲不下數百隻鎗厲聲叱之曰吾所聞不如此若不實
盡該斬其衆有縮頭稍稍退去者彬獨進曰遠不過一
晝夜如金人無動靜顧甘軍法如果然乞請犒賞鉤然
之丁未金人以鐵騎列于淮之北望之如銀鎗方信彬

所探為實一行人各轉兩資

九日戊申樞密院契丹通好榜大宋三省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契丹與我為二百年兄弟之國頃緣奸臣誤國招致金人彼此皆被其毒朕既移蹕江南而遼亦遠居漠北相去萬里音信不通今天亡此衆使自送死朕提兵百萬收復中原惟爾大遼豪傑忠義之士亦協力乘勢宜殲厥渠魁報耶律之深讎將來事定通好如初各宜知悉 又榜續

措置招諭事件大宋三省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今續措置招諭事件如後渤海奚契丹諸國與我本朝初無讎隙止緣金人不道刦以兵威簽率從軍不能自脫今朕親行討伐為完顏亮一族倉卒之間恐難分彼此本榜到日如能束身來歸或擒殺帥首自効者除依格給賞外雖管軍節鉞朕亦不惜一金人與我中國雖為不共戴天之讎然念國人刦于兵威各為其主今完顏亮殺君殺母屠兄戮弟

暴興工役殘虐生民自古及今無此凶逆爾等各有知識如見此榜文能翻然改悔束身來降者從前過愆一切不問仍優加爵賞右出榜曉諭各宜知悉 金人攻廬州建康都統王權領軍遁走金人攻廬州在城官吏望風爭遁時建康都統王權屯廬州當夜二更領本軍人馬出城

十日己酉池州駐劄李顯忠奏正陽捷報 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奏于十月初三日探事敵騎于

安豐軍正陽對岸過淮與信軍巡綽探事將官曹高陵等用箭相射至晚復過河去臣尋時分遣統制孔福常永壽劉虎等部押軍馬前去沿江東措置迎敵臣繼率軍馬策應據孔福申于十月初四日辰時以來將帶軍馬到安豐軍正陽西地名大人洲淮河岸上逢見敵騎萬戶郭留韓將軍統押五千餘衆福等督率軍馬與賊血戰掩擊敵衆敗去其帥再遣生兵萬餘布列陣勢前來迎敵福等再鼓勇將士與敵廬戰移時連併三陣其

軍大敗當陣殺死及追趕掩入淮河不計數目出榜曉
諭 和均州武鉅奏招降到忠義人 和均州武翼郎武
鉅報捷稱本州遣人招納到北界忠義歸朝人巡檢皆
朝杜海等二萬餘人老小數萬殺到金人首級并捉到
活人二百餘人 汪澈奏舉知荆門軍姚岳轉官再任
遺史曰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陝西陷沒岳避地入蜀
途中得進士舉業時文一冊讀之曰我平日習舉業實
不及此遂珍藏之張俊失陝右欲收係陝右士大夫心

紹興初解試令陝右流寫進士盡作合格及類省亦如
此唯雜犯黜落一二人而已岳為榜首由是陝右流寫
進士二十餘人皆過省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以身
姓岳母姓姚一見姚岳大喜遂辟為屬官及飛被罪自
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岳州州名士論鄙之累官知荊門
州軍籍民兵置一色衣衫一等槍仗新鮮旗幟聚民兵
在教塲習噃聲令齊一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到荊
門軍岳令民兵迎接擺列于原野中澈見衣衫槍旗如

法已喜俄聲噭齊一而不譁激大喜乃具奏曰近自襄
陽還諸道荆門軍自入境見田野漸闢上下安居百姓
累累遮道不絕皆言知軍姚岳為政不擾並無追呼治
道有術外戶不閉他處人民襁褓而來願為編戶荆門
正控扼之境內以姚知軍為命或一日別有差除則來
居之民必散強壯子弟必弛臣密加採聽誠如其言郡
守中亦不易得有旨姚岳特轉一官僕任滿令再任
十一月庚戌淮東西軍馬文字不通劉鑄在淮東王權

在淮西流星遞文字日往來不斷庚戌淮西文字不通
金人深入淮西也鎬在淮陰就遣盱眙屯駐兵官員鎬
劉汜徃招信以體探至招信縣界聞金人扼路不可行
而回遂徃淮陰合劉鎬軍 廬州安撫龔壽棄城走委
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 金人
攻廬州當夜四更安撫龔壽請都監楊春權州棄城遁
走 新淮南運判莫濛降一官放罷 遺史曰莫濛字
子蒙湖州人也試中刑法而實不知法意陽為長厚陰

刻有五子父子更相稱譽人皆笑之嘗為全部郎中措置沙里蘆場於民不便降監當至是用為淮南運判避事逗留不赴省部勘會淮南判莫濛已降指揮令速起發之任專一隨王權軍應辦錢糧經今兩月未見申發到任月日顯是遷延有誤軍期有旨特降一官放罷就除向沟淮南轉運判官填見闕仍轉示王權應辦錢糧十二日辛亥中使至劉錡軍中傳撫諭 中使至劉錡軍中傳宣撫諭錡與之同臨淮岸觀淮北之敵騎中使震

悚鐸曰劉鑄惟有死報國家耳中使曰上知制置忠義
天下休戚委在制置更望上為宗廟社稷俯為生靈同
率將士共濟事功 金人陷滁州知軍事陸廉棄城走
完顏亮之南侵也自淮西由廬州入和州路先令萬戶
蕭琦以騎十萬自壽春渡花麪鎮由定遠取滁州路占
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漸侵曲亭瓦店先以百餘騎
直趨清流關復回翌日又以數百騎再趨清流關亦復
回又翌日遂長驅入清流關直抵滁州知州陸廉棄城

遁去金人所過不殺人不放火不擄掠財或見州縣人
則以好語相謂曰大金皇帝行仁德不須懼怕今給汝
公據可以互相說諭各安業在水口鎮之西有金人遺
火燒民居草舍一間立斬之仍揭榜以令改過初轉運
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一烽火臺積下草
數千束又令村堡居民各置長槍里正里長催督嚴切
人甚苦之至是金人入滁州界方以無馬草為窘急而
十里間得草數千又村人皆棄槍而去金人入境乃盡

取村人所棄者自是人皆謂楊抗與金人有密約真奸
細耳雖甚辨者亦不敢以為非是

十三日壬子御營前軍統制李捧往江上捍禦朝辭

四川宣撫使吳璘收復秦州吳璘遣統領官劉海等領
兵掩殺敵衆退走入城尋分布官兵自九月二十五日
申時攻打至二更以來打破秦州除撫存軍民外捉到
金兵活人金人蕭安撫高同知千戶明威將軍旺信王
主簿趙通事李淮提劉天使及捉到金兵活人斫到首

級奪到戰馬器甲莫知其數 吳璘報至上曰金人無
故敗盟四路出師朕之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
祖宗德澤然亦天人信順之助可使吳璘存撫四民令
各安業以慰壺漿向化之意內為金國僉起從軍之人
務在優卹其家母令重擾一應非理徭役虐用刑戮等
事一切除去宰相陳康伯等奏曰神州陷沒三十餘年
今日一方之人喜見漢官威儀上曰何止是完顏家兵
即是吾民脫去湯火如解倒垂此皆卿等指蹤之效康

伯奏曰臣等何功之有皆仗陛下弔伐威靈中原傳檄而下自此始矣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申據知襄陽府郝最申據權知光化軍張超申九月二十七日辰時有金人全裝軍馬約五千餘騎直入軍衙遂部統官兵七百人于本軍上水門北開城裏外與金人血戰鬪敵前後共六陣至酉時殺敗北界軍馬退回奪到衣甲器械及所到番人首級保護軍城百姓百官員無虞委是勝捷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奏臣統率諸軍自壽春縣界
首金帥童兵連日攻打及經大戰殺死甚衆大軍至和
州城下臣分布諸軍人馬披城擺陣與敵相拒臣召募
敢死二千餘人令統領官王宗楊宣分頭管押軍刦金
寨即時發行良久先刦中金軍大寨相射廝殺間其第
二寨不知其數委是大獲勝捷 劉錡退軍備江劉錡
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用舟載甲士以弓弩相射已
數日壬子自清江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

之有粟米數布袋有驢一頭鑄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
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過舟舟約有五百餘艘皆自
清河口出有載糧食往濠州者有載激鴉之物取楚州
之維揚者上水牽挽甚速鑄與諸軍方視之忽承金字
牌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鑄退軍備江 淮南路轉運副
使楊抗遁走至江陰 遺史曰楊抗字抑之貪沓詭激
之人也敢大言喜輕易談兵聚民作水寨自期必成大
功以胡深為都統領抗隨劉鑄軍于淮陰見清河口與

金人相持抗言欲自守水寨且催錢糧應副大軍遂棄其軍而去遁走渡江止于江陰軍

十五日甲寅劉錡發兵渡淮與金人戰劉錡屢遣兵或三二百或五百渡淮與金人戰金人退郤官軍得小勝而回錡不發船渡既金人悉衆來戰錡亦不遣援兵節次戰殺者十餘人至是又發千人往皆持刀斧渡淮北與金人鏖戰或進或卻以退無歸路死者十七八金人攻襄陽府樊城吳拱新交鄖州都統制職事乃戍于

襄陽府襄陽顙望拱至及拱見襄陽無戰守具乃欲退入萬山山寨或襄陽失守則入川而諸軍皆諮詢不定朝廷令拱遣兵防護武昌一帶津渡拱聞命即引兵回鄂已退軍矣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責拱俾亟回襄陽而自發鄂之餘兵悉戰艦張聲勢進戍黃州拱復還襄陽悔其不得還武昌常褊躁不自安憩泊猶未定是日金人數百騎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方繫浮橋未畢金人不得渡拱乃登城漸出禦之安撫

使郝最方見客罷入宅堂矣有虞侯者登其堂厲聲呼
曰番人已到城下安撫且出來最聞之遂登城轉達判
官姚劭亦登城時城中諸軍隊儕伍者已甚譴不可整
又士庶奔馳于市者如沸羹相次漸出兵渡江至樊城
下與金人相遇金人少郤官兵稍進金人三郤至竹林
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死者在樊城而金人亦退士庶
驚惶者方息是役也以大獲勝捷聞軍中謂之樊城功
賞統制官張平在襄陽未嘗出城亦以奇功就武翼大

夫上轉中衛大夫 樊城守將翟貴王進戰沒統制張訓通殺獲相當吳拱守襄陽除招討使兼郢州都統制左軍統制郝晉帥襄陽代吳拱兵荆南都統制李道運使姚勣缺金帥劉萼部領番漢兵號一十五萬來攻荆襄先取光化十月十四日夜牛首鎮莊家詣襄陽報見有二渠帥其一著赤黃其一著白領兵來領中王總管宣屯兵西門外三人來報者縋索登城傳報招討招討疑其尚留光化不設備次日敵騎三千攻樊城仍奪樊

城浮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摧缺浮橋未成先是
戍樊城者一二百副將翟貴部將王進統之以護浮橋
統制張訓通騎兵遇敵焚長店合戰別遣兵取樊城直
抵浮橋翟貴王進領兵出戰我師敗二將沒士卒半掩
入江中吳招討以四船渡師風甚不能到岸至晚敵騎
退張訓通騎卒殺獲相當

十六日乙卯劉錡自淮陰退軍劉錡既承金字牌令退
軍備江又聞淮西王權之軍棄廬州文移不通且金人

在淮西相持其勢益盛壬子發傳宣撫間中使回乙卯
會諸軍自楚州寶應退軍淮甸之民初恃鎧以安及聞
鎧退皆倉卒流離于道路鎧單馬雜行于其間乃諭之
曰我劉制置也百姓當無慮不用驚憂民至愚又以為
然遂徐徐其行故死于路者十六七 劸諭民助軍 戶

部狀伏覩國家多事軍旅方興主上既出內帑以賞軍
輔臣又辭大賜以節費經常有限用度浩瀚凡在臣民
孰不興念古人所謂智者獻謀勇者効力今是時也唯

是富人巨室久擅高貲豈不能懷忠抱義有助國家者
倘朝廷有以激昂則用度可以無乏欲望朝廷明降指
揮若有肯損家貲以自獻者州縣受納隨便犒軍以其
數上聞朝廷當因其多寡而等第推恩則上無橫斂之
名下有効忠之實公私皆便以為可用若曰拱手坐視
漠然無意其亦何顏必有議之者矣奉聖旨令戶部行
下諸路州縣出榜曉諭如首先獻納人保明取旨優異
推恩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四